

昭明太子

【南朝·梁】蕭統著 俞紹初校注

集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I213.912
1

【南朝·梁】蕭統著 俞紹初校注

昭明太子

集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昭明太子集校注/(南朝梁)蕭統著;俞紹初校注.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7
ISBN 7-5348-1937-7

I. 昭… II. ①蕭…②俞… III. 昭明太子集-注
釋 IV. I213.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35633 號

書 名:昭明太子集校注
作 者:[南朝·梁]蕭統著 俞紹初校注
責任編輯:王鴻蘆 趙新民
責任校對:岱 寧
出版發行:中州古籍出版社
電話:0371-5714652
地 址:鄭州市經五路 66 號
郵政編碼:450002
經 銷:新華書店
印 刷:鄭州文華印刷廠
規 格:850×1168
開 本:1/32
印 張:11
字 數:201 千字
版 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1-1500 冊
書 號:ISBN7-5348-1937-7/I·741
定 價:24.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由承印廠負責調換。

前言

蕭統(五〇一—五三二)字德施，小字維摩，南蘭陵蘭陵(在今江蘇丹陽市)人，梁武帝蕭衍長子，天監元年(五〇二)兩歲時便被立爲皇太子。及至天監十四年(五一五)，他開始協助梁武帝處理政務，成爲實際上的『副貳』之君。^{〔一〕}普通七年(五二六)，其母丁貴嬪亡故，蕭統輕信道士之言，在丁貴嬪墓側埋下蠟鵝等物以壓不祥^{〔二〕}。不久，事情暴露，他失去了梁武帝的歡心，又因不能自明其意而『慚慨』交併，終在中大通三年(五三二)鬱鬱病歿，時年三十一。死後，謚曰昭明，世稱昭明太子。

蕭統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和文學家，儒家思想始終是他立身處事的指導思想。梁武帝依靠武力禪代，建立梁朝後即思『偃武修文』，於是設置五經博士，廣開學校，修訂禮樂制度，又九重孝道，使儒家學說得到再度中興。蕭統便是在這種歷史氛圍中長大成人的。他三歲時就從著名孝子庾黔婁學習孝經、論語^{〔三〕}，五歲上便『遍讀五經，悉能諷誦』^{〔四〕}。爾後，又在明山賓、殷鈞、到洽等文士的指導下，對儒家經典的義理有了進一步深入的了解^{〔五〕}。史書上稱他『孝謹天至』、『仁德素著』^{〔六〕}，在文學理論上他提倡『文質彬彬』^{〔七〕}，莫不見出其受儒家思想熏陶之深。

蕭統又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梁武帝本信奉道教，自天監三年(五〇四)，他捨道歸佛，大弘佛法^{〔八〕}。在他帶領下，上自皇室戚屬，下至公卿大臣，多頂禮事佛，由是佛法大興。蕭統對佛學也因而產

生了濃厚興趣，他『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九〕}，與僧旻、智藏、法雲等高僧過往甚密，並對他們禮敬有加^{〔一〇〕}。天監十七年（五一八），他應法雲之邀，登上法席，講說二諦、法身二義，因『並有新意』，甚得時論稱美^{〔一一〕}。他還整理過佛教典籍，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相傳就是經過他校訂的。

梁武帝在尊崇儒學、推行佛教的同時，對道家也並不鄙薄，他作會三教詩，首倡以佛教爲主的佛、儒、道三教同源之說，又自著老子講疏，可見他所捨棄的僅僅是道教的符籙儀規，而不是道家的典籍和思想。這一點也反映在蕭統身上。蕭統的不少詩文往往喜用道家的詞語典實，可說是信手拈來，左右逢源，表現出對道家典籍的嫺熟。他性愛山水，崇尚自然，後來又對陶淵明的人品與詩文表現出由衷的贊美，都不是偶然的。

十分明顯，蕭統受梁武帝的直接影響，在人倫道德上多取法於儒學，在宗教信仰上則皈依於佛門，而在生活情趣上又常常向往於道家，可謂集三教於一身。這在當時，不惟蕭統一人如此，也是士大夫階層普遍存在的一種風尚。由於他具有多方面的學識修養，加上以太子之尊，又得到梁武帝的支持，於是在他的周圍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學士，形成了以他爲核心的東宮文人集團，積極從事文學的研究和創作，從而使梁代前期出現了繼建安之後又一次文學繁榮的景象。梁書本傳說他『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便反映了這一事實。

蕭統的文學業績，主要表現在詩文總集的編撰上。據本傳記載，他除所著文集二十卷外，還編撰有

古今典語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二)，又撰集有文選三十卷。前面的正序和文章英華分別是文集和詩集，後面的文選則爲賦、詩、文合集。看來，他在編撰總集上付出了大量的精力，無愧是中古時期的一位選文大家。

蕭統編撰詩文總集有着非常優越的條件：一是他本人「括囊流略，包舉藝文」（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具有良好的學識基礎；二是東宮有着豐富的藏書，可供他採擇使用；三也是最重要的，有梁武帝的支持。梁武帝爲了使蕭統編好總集，一方面親自撰成歷代賦十卷^(三)，意在示範；另一方面又命以能文著稱的王筠、劉孝綽、到洽等十人爲東宮學士^(四)，去協助蕭統完成這一工作。應該認爲，總集的編撰，可以東宮設置十學士爲標志，約始於天監十五年（五一六）蕭統處「監撫」之位不久，是與另一部梁武帝下令編撰的大型類書華林遍略同時起步的^(五)。經過與十學士共同努力，大約到普通元年（五二〇）左右，蕭統終於編成了正序和文章英華。及至普通四年（五二三）華林遍略成書，諒必也出自梁武帝的考慮，意欲新編一部合詩、賦、文爲一體的總集，以與華林遍略相匹配，於是又特命「東宮新置學士」，讓明山賓等人也參與其事^(六)，從而便進入了編撰文選的階段。文選的編撰經歷了不少曲折，大約到中大通元年（五二九），蕭統因埋蠟鵝事發而遭梁武帝猜忌，才匆促殺青^(七)。由上可見，蕭統所撰包括文選在內的幾部總集，始終是在梁武帝的支持下，與東宮學士共同完成的。敦煌遺書中有一部類書叫『雜鈔』，裏面有一個書目，其中提到文選說：『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謂之文選。』^(八)可說是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在總集編撰過程中，蕭統的核心地位和組織作用是不能輕易否定的。正序和文

章英華均已亡佚，惟文選一書巋然獨存，且影響深遠，也因之而使蕭統名垂後世。

文選選錄自先秦至梁代作者一百三十人，作品五百十四篇，是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關於文選的選文標準，蕭統在文選序中曾有明確的說明。此序例舉了詩、賦等三十多種文體（九），或論述其源流演變，或分析其體制特點，然後，對以上各體之文凡已達到「入耳之娛」、「悅目之玩」者，加以大力贊揚。顯而易見，詩賦諸體中那些「入耳」、「悅目」的作品，亦即蕭統所稱的「篇翰」、「篇章」或「篇什」，便是文選選錄的對象。至於不在選錄範圍之內的，序中更有清楚的交待，那就是經書、子書和史書。其理由是因為它們與詩賦諸體性質不同，功用有別，或者說在於它們「不以能文爲本」。這里所說的「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章」，而是指文采。所謂「能文」，是說在語言文字運用上能做到色彩鮮明、奇偶相生而又音韻和諧。毫無疑問，倘能臻於此境，自可收到「入耳」、「悅目」之效。惟其重視文采，此序在談到史書中的贊論序述時又特意加以強調，說：「若其贊論之綜緝詞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至此，文選的選文標準再一次被明顯地表述了出來，那就是「綜緝詞采」、「錯比文華」，亦即注重美化文詞之意。需要指出的是，「事出」、「義歸」二句當本於孟子。孟子離婁下在述及孔子作春秋時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這里指出撰作春秋所包含的三個要素，即事、義、文。孟子所說的事，即指史事；義，即指褒貶是非之義；文，即指文體。就前面二項而言，不但是春秋，也是一切史書類著作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內容，贊論序述也自不例外。問題在於用來表達事、義的文。春秋「其文則史」，所用是一般史書共有的質實的文體，而在蕭統看來，他

所選的贊論序述在爲文這一點上却有別於一般史書，而是通過『沈思』、『翰藻』所得乃成其文。所謂『沈思』，承上文『綜緝』、『錯比』而來，意謂組織和運用詞藻，不宜率意爲之，而應精心求得。所謂『翰藻』，即是『詞采』、『文華』的同義反復。由此看來，『事出』、『義歸』二句實際上針對贊論序述而發，是『綜緝詞采』、『錯比文華』的進一步說明，意思是說史書中的贊論序述其事和義兩方面的內容，必須通過精心組織詞藻來加以表達，做到文采斐然，並認爲只有符合這個要求，才與其他『篇什』一起編入文選。『阮元在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說』：『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指出『沈思』、『翰藻』爲文選的選文標準，這是頗得蕭統心原的十分精辟的見解。很明顯，文選的選文標準僅僅着眼於辭藻的運用，並不涉及文章的內容問題。然而，近世論者多籠統地將『事出』、『義歸』二句看做是文選的選文標準，而對『事』、『義』二字又求之過深，得出了蕭統是在提倡『情義與辭采內外並茂』的結論^{〔10〕}，這就難免背離了作者的原意。

蕭統所處時代，駢體文盛行於世，『沈思』、『翰藻』選文標準的提出，是受時代文風影響的結果。『文選』一書的編撰目的與華林遍略有着相同之處，如果說華林遍略爲用典隸事提供了資料，那麼，文選則爲遣詞造句提供了範文，二者可謂殊途而同歸，都是適應着時代需要，爲寫作駢體文服務的。文選對於駢體文的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是不容抹殺的事實。然而，它畢竟搜集了自周、秦至梁代的大量詩文，且多是當時公認的優秀之作，爲了解中古時期的文學風貌，研究駢體文的演進過程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這不能不說是蕭統在文學史上的一大貢獻。

蕭統在編撰總集的同時，還與文士一起積極從事文學創作，寫出了大量的詩文。他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說：『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他把質樸而不失於粗俗，華麗而不失於浮艷，即所謂『文質彬彬』視爲高格，表示願意爲達到這一境界而孜孜以求。蕭統的詩文惜已大量散佚，流傳至今的，除少數篇章較爲完整外，其餘皆屬斷玉碎金，殘缺不全，要了解其創作面貌是十分困難的。盡管如此，我們通過時人的有關言論，也多少可以窺見其大概。王筠 昭明太子哀冊文在追述蕭統生平時，稱贊他的創作說：『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足見其才思敏捷，在屬詞造句上具有華美而又婉約的特色。劉孝綽 昭明太子集序則肯定蕭統是『深乎文者』，指出他不但衆體兼善，而且『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善衆美，斯文在斯』。蕭綱 昭明太子集序也稱他『言隨手變，麗而不淫』。上述評論，或不無溢美之詞，但從中多少可以看出蕭統在創作實踐上是在努力貫徹他的文學主張的。

從現存蕭統的詩歌來看，數量最多的是反映佛教生活的篇什。這些詩篇或闡釋佛理，或描述佛事，或叙說尋山訪寺的所見所感，莫不流露出作者對佛教的仰慕和崇敬，見出他確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詩中又好用佛典，如講席將畢賦三十韻詩一首，幾乎句句裝飾着佛教詞語，排列得密不透風，讀來給人以莊重而又澀滯之感，其風致與東晉以還的玄言詩一脉相承。不過，其中有的詩在描寫自然景物上也

有可取之處。如開善寺法會詩：『詰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陰池宿早雁，寒風催夜霜。』其描寫的細密、生動，自不及二謝，但境界的闊大、筆力的遒勁，却頗得鮑照之風。

蕭統另一類詩是表現親友之間情感的。他對兄弟的聚合離散最易動情，『密親離則手爲心使，兄弟宴則墨以情露』。（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示雲麾弟和示徐州弟就是在這種感情支配下寫出的。前者是騷體詩，爲蕭綱赴任江州怨別而作。詩中不直接抒發自己的離情，而是以自然景色作襯托，設想對方如何思念自己，顯得委婉含蓄，立意甚新。後者是四言詩，作於天監十七年，歷述與蕭綱多次歡會離別，由於說理與記事多於感情的抒發，雖表現出典雅蘊藉的一面，却不免影響了詩歌的藝術感染力。詠彈箏人一詩，大約是普通五年所作，其時湘東王蕭繹出任荊州刺史，蕭統贈之以箏，詩末云：『還作三洲曲，誰念九重泉（按，泉當作『淵』，後人避唐諱改）？』三洲曲是產生於荆、襄一帶的地方樂歌，『九重泉』當指相傳上古時代的樂曲九淵（二）。蕭統在詩歌創作上崇尚古樸典雅，而此時蕭繹則開始『吟咏風謠，流連哀思』，已傾心於樂府新聲，如此說來，這詩實爲有感而發，可說是『婉而多諷』了。宴蘭思舊詩則是悼念亡友之作。蕭統與明山賓、到洽、陸倕、殷芸等東宮文士長期相處，時而商討學術，或寫作詩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對於他們相繼去世自感沉痛和惋惜，其情況如同曹丕之傷悼應瑒、劉楨等人，『一起應、劉念，泫泫欲沾巾』，見出他爲人『好士愛文』的本色。

其他，還有咏山濤王戎詩二首也值得一提。山濤和王戎是『竹林七賢』中的人物，晚年都身居高位。

蕭統對山濤，寫其善於事君，所以說『爲君翻己易，居臣良不難』。對王戎突出其『晦行聚財』，說明他善於明哲保身。聯系蕭統晚年遭梁武帝猜疑的境遇，此二詩當別有寓意，並非等閑之筆。至於其樂府詩，多模擬古辭，甚少新意，就不再多說了。總之，蕭統的詩歌較多地接受了任昉的影響，精於用典，比較含蓄持重，却也因之而流於呆滯，缺乏清新活潑、跌宕起伏的感人的力量，與乃弟蕭綱、蕭繹相比，迥異其趣。

在賦和文方面，其殿賦似模範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屬于大賦，其余均爲咏物小賦。這些賦都經過後人刪節，殘缺過甚，已無法了解其內容了。蕭統的文，至今保存下來不少完整的篇章，就藝術成就而言，要超過他的詩。其中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答晉安王書、與何胤書等，無論是抒情寫景，還是敘事議論，都能做到曲盡其意。如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在談到自然景色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時說：『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雲千里，曙紛霏而興咏。』可謂語近而意明。又如答晉安王書寫思念兄弟之情：『但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屈此，夢寐增勞。』雖也用典，但讀來覺婉轉流暢，一往情深。陶淵明集序則是一篇頗受後世重視的文章，大約爲蕭統晚年所作〔二〕。文中對陶淵明的人品和詩文表示了無限的欽慕：『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之所以如此，雖與時代風尚有關〔三〕，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晚年人生態度的取向決定的。此序開頭一大段議論圍繞着『聖人韜光，賢人遁世』而展

開，認爲人世間憂樂相隨，禍福相倚，惟有避世晦迹才能全身遠害，忘懷得失；進而又歌頌了『四海之主』的唐堯和『天下之儲』的太子晉，對於他們遁世高蹈的行爲表示深心向往。這段議論幾占全文的三分之二的篇幅，且出自貴爲太子的蕭統之口，似覺不可思議，但一經審視他晚年遭受猜疑的身世際遇，也就變得容易理解了。原來這是借題發揮，意在表明自己經歷了挫折之後所要選擇的人生道路。正由於他抱有出世的思想，所以才與陶淵明心靈相通，取得共鳴，不但爲之編集，又爲之作傳，而且使他對陶淵明的詩文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提出了超越時人的精辟的見解。七契一文，其淵源所自，無疑是枚乘的七發。但從此文的立意來看，主要是爲了歌頌梁武帝德政教化的，所以它所模仿的應是曹植的七啓。此文以屬辭比事見長，劉孝綽稱蕭統『七窮煒燁之說』，是符合實際的評價。其他，如陶淵明傳是在原有的幾種史傳材料的基礎上增刪而成，令旨解二諦義及解法身義則是佛壇上講演的筆錄，還有幾篇奏啓教令之作又屬於應用性的公文，這裏皆略而不論。一般而言，語言嚴整簡淨，構思細密而脈絡分明是蕭統爲文的最大特點。文選序一篇在這方面尤爲突出，即使放在六朝駢文中也堪稱上乘。張溥評其文云：『集中諸篇，範金合土，雖天趣微損，而章程頗密，亦文家之善慮彼己者也。』（二四）是頗中肯綮之論。

蕭統的文集，最早由劉孝綽編撰而成，所收當是普通三年以前之作，得十卷，久已不存。蕭統亡歿後，又由蕭綱爲其編集，本傳及隋志、兩唐志所稱之二十卷者，蓋即此本。此本大約至五代時亦已亡佚。至宋，直齋書錄解題與宋史藝文志並著錄有昭明太子集五卷，此即是宋淳熙八年袁說友刊刻於池陽郡齋之書，今四部叢刊影印烏程許氏藏明本昭明太子文集五卷，當由此而出。此書本系摭摭殘牘輯而成

集，篇目多有遺漏，雖經明人楊慎、周滿等人校訂，在文字上仍有不少錯訛，但蕭統和梁武帝遊鍾山大敬寺詩、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等篇，以及劉孝綽、蕭綱各自所作昭明太子集序、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文集表等文，却賴以流傳至今，爲研究梁代詩文提供了重要資料，功不可沒。另外，明葉紹泰亦刊有昭明太子集六卷，當是根據五卷本重加增補而定的，其所收詩文多於五卷本，勘理亦稱精審，惟將蕭綱與東宮官屬令、與劉孝儀書誤入此集，則是美中不足。此本抄存於四庫全書。此外，現存昭明太子詩文的輯本，常見又較有代表性的，尚有明張燮七十二家集本、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以及清末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本；又明馮惟訥詩紀、近人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和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也分別輯存有蕭統的詩和文。這次就是在前人輯本的基礎上重新加以整理並加校注而成的。

本書按詩、賦、文分類編排，每類的篇目凡有作年可考或大致可考者，依時間先後編次；不能定年者，則放在一類之末。他人與蕭統唱和酬答之作，盡可能加以搜集，附相應篇目之後，以供參閱。凡諸輯本所收詩文，其作者歸屬有疑論者，一律抽出，另入附編，並略說明原委。每篇詩文都一一注明出處，首列的出處即爲輯錄底本，其餘各書及詩紀、百三家集、全梁文則爲校本。在輯校時用作底本的有：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文選、校點本玉臺新詠、校點本樂府詩集、影印本文苑英華、校點本梁書及南史、排印本初學記；四部叢刊本陶淵明集、昭明太子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藝文類聚及適園叢書本文館詞林。在校勘中，除明顯版本錯訛，徑改不出校外，凡遇有重要異文，一概出校，可以斷定底本有誤的字

句，加以改正，並寫入校勘記。校勘記隨文入注，不再單獨列出。昭明太子集除文選序一篇，我們利用了文選五臣注及近人高步瀛義疏，其餘詩文都是這次新注的，主要是注明詞語出處，間亦訓釋詞義，力求簡明準確。

本書在編撰過程中曾得到胡旭和王曉東二同志的大力協助。胡旭同志不但逐篇過錄並初步校勘了原文，還為某些詞語提供了出處。曉東同志除協助臚清原稿，在文的注釋、存疑之作的考訂方面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此書又蒙蒙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關懷和支持，才得以順利出版。謹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謝。由於本人學殖不深，對於佛典更缺乏研習，因此書中疏誤肯定難免，敬請讀者多加指正。

俞紹初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初稿

二〇〇〇年五月五日修訂

〔一〕梁書本傳：『（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又云：『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亦稱他『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成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知其時已佐理政事。

〔二〕按此事梁書本傳不載，見於南史，或疑其為誣。然通鑑卷一五五所載與南史同，司馬光並為此事而發表評論云：『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則其事當屬可信。

〔三〕梁書本傳云：「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又庾黔婁傳云：「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東宮建，以本宮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是知昭明立太子初，即以黔婁爲其侍讀，講授孝經、論語者必其人也。

〔四〕〔六〕〔九〕見梁書、南史本傳。

〔五〕梁書庾黔婁傳：「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時在天監七年，詳見拙著蕭統年譜。

〔七〕見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八〕見廣弘明集卷四叙梁武帝捨事道法。

〔一〇〕參續高僧傳卷五釋僧旻傳、釋智藏傳、釋法雲傳。

〔一一〕見梁書、南史本傳，並參蕭統年譜。

〔一二〕南史作英華集，建康實錄同，又或稱詩苑英華。

〔一三〕梁武帝歷代賦十卷，隋書經籍志有著錄。據梁書周興嗣傳載，天監十七年周興嗣奉敕協助周捨注武帝歷代賦，可知於此時已成書，其始撰之年或與蕭統之着手編總集時間相近。

〔一四〕東宮十學士見南史王錫傳：「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按，梁武帝敕置東宮十學士，事當在天監十五年，參見蕭統年譜。

〔一五〕華林遍略自天監十五年始編，歷時八年，於普通四年成書。見南史何思澄傳。

〔一六〕梁書明山賓傳：「普通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

〔一七〕關於文選的成書，詳參拙文文選成書過程擬測，鄭州大學古籍所編文選學新探，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

年版。

〔一八〕轉引自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二十頁。

〔一九〕關於文選文體的分類，有三十七類說，三十八類說，游志誠先生則主張三十九類說，詳見其文選學新論，臺灣駱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四八—一七五頁。但文選序所列類別又與文選目錄有差異。

〔二〇〕范文瀾主編中國通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五二八頁。

〔二一〕元稹補樂府歌十首之五，其小序云：「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通典樂引帝王世紀作「大淵」。

〔二二〕按，穆克宏、郭丹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收有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編者說明云：「據日本學者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考說，他見到的陶淵明集舊抄本中，在此序言之後有「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蕭統撰」十七字」。若此說可信，則陶淵明集序確為晚年之作。

〔二三〕如蕭統叔父蕭秀，天監六年為江州刺史，取淵明曾孫為里司，乃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見梁書安成王秀傳。又如蕭綱亦深愛陶文，常以陶詩置之案間，動輒諷味。見顏氏家訓文章篇。

〔二四〕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梁昭明太子集題辭。

目錄

前言		(一)
詩		(一)
大言詩		(一)
細言詩		(二)
附 大言應令詩		(三)
細言應令詩		(三)
大言應令詩		(三)
細言應令詩		(三)
大言應令詩		(四)
細言應令詩		(四)
大言應令詩		(四)
細言應令詩		(四)
大言應令詩		(四)
細言應令詩		(四)
大言應令詩		(四)